

□ 施祖辉

收入水平的变化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分析

——上海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变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布朗的相对广义收入假定以及消费函数中的线性支出模型,对上海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间的总量及结构关系进行了验证,并对其生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文章认为: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宏微观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收入和消费预期已发生质的变化,这将对上海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集中的、排浪式的消费已成为过去,高、中、低多档次的多元化消费将成为今后若干年消费市场发展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 消费结构 收支预期

作者简介:1955年生,男,上海财经大学副研究员,经济学学士。

1. 上海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决定关系完全符合持久收入假定,即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且居民的持久收入主要用于居民的持久消费;而居民的暂时收入则主要用于储蓄,这足以说明上海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已由“无风险预期”正在向“风险预期”的方向转变。

(1)根据1980—1997年的统计资料,利用回归分析,分别得出上海城乡居民有关消费支出与持久收入假定的估计方程如下:

$$\text{城市: } \text{Log}C_t = 0.2367 + 0.8022\text{log}y_p + 0.1505\text{Log}y_c + \epsilon_t \quad (1)$$

(3.7316) (14.9497) (3.4724)

$$R=0.9981 \quad SE=0.0269 \quad F=1562.7586; \quad \frac{dC_1}{dy_p}=0.8153 \quad \frac{dC_1}{dy_c}=0.7071$$

$$\text{农村: } \text{Log}C_t = 0.0794 + 0.9249\text{Log}y_p + 0.0439\text{Log}y_c + \epsilon_t \quad (2)$$

(1.7002) (28.2278) (2.2811)

$$R=0.9973 \quad SE=0.0252 \quad F=1390.0263; \quad \frac{dC_1}{dy_p}=0.8749 \quad \frac{dC_1}{dy_c}=0.2772$$

其中 C_t 、 y_p 、 y_c 分别为现期消费支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估计方程显示:城市居民现期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城市居民现期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而与其现期收入中的暂时收入部分关系不大。城市居民持久收入平均每增长1%或平均每增加1亿元,引起消费平均增长0.8022%或平均增加0.8153亿元;城市居民暂时收入平均每增长1%或平均每增加1亿元,

引起消费平均增长 0.1505% 或平均增加 0.7071 亿元。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和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明显高于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由此可推论,若从收入影响的角度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必须把提高收入的重点放在持久收入部分,而非是暂时收入部分。上海农村居民的消费与收入关系分析不但可作同样解释,而且其所表现出的持久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还要强于城市。

表 1、表 2 进一步反映了上海城乡居民现期消费支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以及现期收入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比重的变动轨迹。由表可归纳如下几点:①上海城乡居民的持久收入变动比较稳定,且与现期消费支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而暂时收入的变动不太稳定,波动比较大,且与现期消费支出的关系也不大。②收入中持久收入的比重,城市居民明显低于农村居民。③1995 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持久收入曲线一直在其现期消费曲线之上,并且有两者差距逐渐加大的走势,这说明消费的内在动力机制已发生一定问题;短期消费倾向已显弱势特征。

表 1 上海城市居民现期消费与持久收入及暂时收入的关系分析 单位:亿元、%

年份 \ 指标	城市居民现期消费 C_t	城市居民持久收入 y_p	城市居民暂时收入 y_c	城市居民持久收入占收入比重 y_p/y_t	城市居民暂时收入占收入比重 y_c/y_t
1983	54.3	57.1950	3.8463	93.70	6.30
1985	86.43	75.8796	17.8046	81.00	19.00
1990	198.33	195.2270	28.2682	87.35	12.65
1991	238.92	232.5146	41.5168	84.85	15.15
1992	281.23	278.2658	59.0050	82.51	17.49
1993	423.53	374.8344	138.3664	73.04	26.96
1994	553.92	515.5651	180.6586	74.05	25.95
1995	705.28	690.4742	171.5239	80.10	19.90
1996	820.86	849.4242	140.6267	85.80	14.20
1997	936.09	1003.4475	154.8459	86.63	13.37

注:居民现期总收入推导: $\therefore \frac{\text{居民人均收入}}{\text{居民人均支出}} = \left(\frac{\text{居民现期总收入}}{\text{居民现期总人口}} \right) \div \left(\frac{\text{居民现期总消费}}{\text{居民现期总人口}} \right) = \frac{\text{居民现期总收入}}{\text{居民现期总消费}}$

$\therefore \text{居民现期总收入} = \left(\frac{\text{居民人均收入}}{\text{居民人均支出}} \right) \times \text{居民现期总消费}$

表 2 上海农村居民现期消费与持久收入及暂时收入的关系分析 单位:亿元、%

年份 \ 指标	农村居民现期消费 C_t	农村居民持久收入 y_p	农村居民暂时收入 y_c	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占收入比重 y_p/y_t	农村居民暂时收入占收入比重 y_c/y_t
1980	19.43	22.5514	1.6309	93.26	6.74
1985	38.35	36.2536	3.4766	91.25	8.75
1990	58.83	69.1113	8.5051	89.04	10.96
1991	72.17	80.6509	13.2169	85.92	14.08
1992	84.86	89.1727	6.8611	92.86	7.14
1993	114.18	110.4776	31.0537	78.06	21.94
1994	139.12	137.8937	38.2224	78.30	21.70
1995	169.39	177.0652	36.4829	82.92	17.08
1996	187.86	208.3412	27.0181	88.52	11.48
1997	199.15	232.4893	16.0713	93.53	6.47

(2)持久收入假定认为:不但收入可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而且消费也可以分为持

久消费和暂时消费。持久消费是指经常性的、计划中的消费,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消费;暂时消费是指非经常性的、不在计划中的消费,是一种相对不稳定的消费。同时,在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中只有持久收入和持久消费之间存在着固定的比率关系。前面我们已经验证了上海城乡居民的现期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的假定,现在来进一步验证居民现期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主要用于居民的持久消费,而居民现期收入中的暂时收入部分则主要用于居民的储蓄。利用1980—1997年的统计资料,建立如下回归估计方程:

$$\text{城市: } \text{Log}C_p = 0.0399 + 0.9573\text{Log}y_p + \epsilon; R = 0.9257 \quad \text{SE} = 0.2214 \quad F = 77.8576 \quad (3)$$

$$(1.2973) \quad (73.5896)$$

$$\text{农村: } \text{Log}C_p = -0.0384 + 0.9787\text{Log}y_p + \epsilon; R = 0.9957 \quad \text{SE} = 0.0306 \quad F = 1835.6266 \quad (4)$$

$$(-0.9411) \quad (43.7289)$$

式中 C_p 和 y_p 分别表示持久消费(亿元)和持久收入(亿元)。城市和农村两个模型的相关系数都超过了0.995,城市和农村持久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分别为0.9573%和0.9787%,持久消费边际倾向分别为0.8051亿元和0.7676亿元。表明上海城乡居民现期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主要用于持久消费。

那么上海城乡居民现期收入中的暂时收入部分又用在何处呢?一般而言,“无风险意识”的消费者通常将其暂时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这是一种不太理性的消费者行为;“有风险意识”的消费者通常将其暂时收入用于储蓄而非是即期消费,这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消费者行为。根据这一假定,设居民的暂时收入为 y_c 、居民的储蓄为居民的收入与其消费之差(即 $S_t = y_t - C_t$)。这样,利用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回归估计方程:

$$\text{城市: } \text{Log}S_t = 0.1559 + 1.0266\text{Log}y_c + \epsilon \quad (5)$$

$$(-0.7962) \quad (8.8236)$$

$$R = 0.9257 \quad \text{SE} = 0.2214 \quad F = 77.8576 \quad \frac{dS_t}{dy_c} = 0.9492 \quad (1983-1997)$$

$$\text{农村: } \text{Log}S_t = 0.3520 + 0.7382\text{Log}y_c + \epsilon \quad (6)$$

$$(2.5551) \quad (5.3311)$$

$$R = 0.7999 \quad \text{SE} = 0.3162 \quad F = 28.4207; \frac{dS_t}{dy_c} = 1.0046 \quad (1980-1997)$$

上面两个模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57和0.7999;储蓄的收入弹性分别为1.0266%和0.7382%;边际储蓄倾向分别为0.9492亿元和1.0046亿元。估计参数显示,上海城乡居民现期收入中的暂时收入部分主要用于储蓄,也就是暂时收入中的增量主要用于储蓄。这充分说明上海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已由“无风险预期”正在向“风险预期”的方向转变。随着上海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上海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风险预期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以上有关持久收入假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留给我们的启迪是:①由于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动主要取决于居民总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因此以增加收入来推进消费,必须以增加持久收入为主;同时,只要持久收入的平稳增长能得到一定保证,人们就有可能或愿意超前消费(即信贷消费),从而形成消费者行为的前瞻效应。这样也会刺激并推动供给结构的调整和改善。②总体而言,在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只有当总收入的增量主要是由总收入中持久收入部分的增加所导致时,才有引致消费需求膨胀的可能;而当总收入的增量主要是由总收入中暂时收入部分的增加所导致时,引致消费需求膨胀的可能性很小。这在城乡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与通胀率的时间序列关系中也能有所反映。③理性的消费者通常不会因其暂

时收入的一时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或减少其消费支出,除非他们认为这种收入的增减是持续的和稳定的。这样,消费者的暂时收入就自然会用于储蓄。

2. 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已使上海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近两年市场供给结构的相对滞后、城乡消费需求的相对不平衡和人们的货币收入幻觉以及收入与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的扩大,也造成了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支变动的明显反差,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收支变动出现了有悖常理的现象。

(1)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上海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呈同步快速上扬态势。1990—1997年,上海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上海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名义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32%和17.91%。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并使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1980—1997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对数回归模型分析得到上海城乡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等估计参数(见表3和表4)。

表3 上海城市居民收入变动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

人均年支出项目 估计参数	消费总支出	食品	穿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其他
相关系数R	0.9994	0.9991	0.9857	0.9292	0.9355	0.9711	0.9806	0.9925	0.9950
消费收入弹性 β_1	0.9553 (110.4510)	0.9200 (88.6249)	0.7174 (21.9126)	0.8000 (9.4073)	1.4429 (9.9035)	1.2668 (15.2213)	1.4491 (18.7040)	1.0752 (30.3042)	1.2759 (37.0154)
边际消费倾向	0.8332	0.4117	0.0627	0.0793	0.0203	0.0510	0.0913	0.0634	0.0429
标准误差SE	0.0133	0.0155	0.0505	0.1312	0.2247	0.1284	0.1195	0.0547	0.0532
F检验值	12205.045	7855.7085	479.9927	88.4651	98.0775	231.6744	349.8202	918.2494	1370.0618

表4 上海农业居民收入变动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

人均年支出项目 估计参数	消费总支出	食品	穿着	生活用品及其他	燃料	住房	文化、生活服务支出
相关系数R	0.9948	0.9950	0.9864	0.9809	0.8395	0.9206	0.9932
消费收入弹性 β_1	0.9401 (36.4405)	0.8990 (22.0012)	0.7870 (16.4532)	1.1720 (18.8888)	0.5189 (5.7803)	0.7064 (8.8237)	1.8919 (31.9207)
边际消费倾向	0.8054	0.3248	0.0477	0.1614	0.0058	0.1175	0.1478
标准误差SE	0.0352	0.0318	0.0478	0.0846	0.1224	0.1091	0.0808
F检验值	1327.6918	1382.2530	502.8176	356.7686	33.4083	77.8438	1018.9177

分析参数揭示以下特征:①上海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其人均消费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因果关联性,总体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9以上;从人均收入变动与消费结构的关系看,绝大部分相关系数都在0.98以上,这充分证明了收入对消费的重要决定作用。②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已使上海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居民消费支出增量中食品、穿着等基本生活费用支出增量的比重在不断减少,而医疗保健、文化及生活服务较高层次的生活费用支出增量所占比重却在不断上升。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00元,消费支出就相应增加83.32元(1980—1995年测算是83.42元,以下同),其中食品41.17元(44.04元),穿着6.27元(10.02元),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7.93元(8.03元),医疗保健2.03元(1.78元),交通、通讯5.10元(5.07元),娱乐、教育、文化服务9.13元(4.92元),居住6.34元(5.43元),其他4.29元(4.28元);农业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00元,消费支出就相应增加80.54元(76.36元),其中食品32.48元(32.83元),穿着4.77元(5.12元),生活用品及其他16.14元(14.64元),燃料0.58元(0.66元),住房11.75元(10.38元),文化、生活服务支出14.78元(10.67元)。这

说明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已有较大改善,消费的收入效应渐趋增强。③上海城乡居民新的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潜力相当巨大,这为创造新的有效供给提供了客观前提。城市居民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的消费项目有: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和其他;农村居民消费收入弹性大于1的项目有:生活用品及其他,文化、生活服务支出。④在消费结构发生质变的同时,仍然体现着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消费习惯(城乡居民食品的消费收入弹性和边际消费倾向仍分别高达0.92%、0.4117和0.899%、0.3248)。当然,食品消费的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粮食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副食品和烟、酒、茶、饮料类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消费的替代效应较为显著。

(2) 1997年起,上海城乡居民的人均收支变动一反前两年同步上扬的势头,突然出现了城乡分道扬镳的格局,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人均收支变化出现了反向运动的态势,即在人均收入和收入增长率稳步上升的同时,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却呈直线下降趋势。若不是该年人均居住消费支出高达37.48%的增长率的支撑的话,人均消费总支出的疲软走势还要难看。缘何出现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主要分析如下:①近几年上海城市居民的低层次消费需求已呈相对饱和状态,而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正在不断滋长。但市场供给结构却相对滞后,未能及时适应由收入增长所导致的需求结构发生高层次演进的这一质变要求。因此,在这种供需结构暂时失衡的情况下,出现人均收支变化的反向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出,只有尽快调整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才是进一步刺激有效需求的最佳途径;才是以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立足点。②上海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相对滞后于城市居民。当某一阶段的供给结构尚能适应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时,由于供给结构的城乡梯度转换,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能得到满足;当某一阶段的供给结构与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刚发生或正在发生滞后背离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相对滞后性,其消费需求仍然能得到满足或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由此即会形成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支变化或同步上扬反向运动的运行轨迹。③既然居民的暂时收入主要用于储蓄,那么在人们的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理性预期还相对较弱的条件下,居民的收入总量即使在增加,但只要收入总量中的暂时收入部分在明显减少,居民也可能会因其暂时收入的减少所产生的收入下降幻觉以及对弥补储蓄的冲动,而少增加或不增加甚至减少其实际消费支出。因为在现有环境下,人们往往过多地关注“外快”的多少,而忽视其固定收入的平稳增长。④由于货币幻觉,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物价上涨率的持续回落所带来的实际购买能力的增强。因此,在供给结构相对滞后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并存的条件下,消费者的选择只能是“等待”。⑤失业率的持续高位盘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对疲软,至少在消费者心理上已构成一定的压力,增加了人们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1997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在外用餐消费支出下降了6.64%,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⑥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以及居民投资渠道的扩大,在客观上分流并削弱了人们的即期购买能力,使人们的支出预期发生了较大变化。⑦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已使人们的总体消费行为由原来集中的、排浪式消费向分散的、多元化消费转变。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⑧大量农业人口迅速转为非农业人口,但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却并没有因为“农转非”而有同步快速的提高。这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由此说明,不能只追求城市化率的速度,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城市化率的内涵和质量。

3. 上海城市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不仅受其当期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其以前各期收入的影响;而农村居民当期消费支出的决定关系则比较复杂:既受前期消费的推升作用影响,又受

前期消费的牵制作用影响,其收入的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虽然还相对较小,但比以前却有显著提高。同时,在当前较为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收入和支出预期已同时发生质的变化,这将对居民的实际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1)如果说持久假定揭示了消费者的前瞻行为,那么布朗的关于现期消费取决于现期和以前各期收入的相对广义收入假定则揭示了消费者的后顾行为。设 C_t 、 C_{t-1} 、 y_t 和 P_t 分别为上海城市居民的现期消费(亿元)、前期消费(亿元)、现期工资收入(亿元)和现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 1979—1997 年统计资料,构建上海城市居民消费函数模型有:

$$C_t = 0.5904C_{t-1} + 0.8937y_t - 0.1793P_t + \epsilon_t; R=9993 \quad SE=15.1452 \quad DW=2.066 \quad (1979-1997) \quad (7)$$

(6.8240) (6.9610) (-3.1050)

$$C_t = 0.4710C_{t-1} + 1.0132y_t - 0.1308P_t + \epsilon_t; R=9986 \quad SE=12.5299 \quad DW=1.46 \quad (1979-1996) \quad (8)$$

(2.5710) (4.6250) (-3.8880)

模型显示:上海城市居民的现期工资收入变动对其现期消费支出的影响比较大,消费习惯对现期消费支出水平也有一定影响。前一模型的截止数据为 1997 年,后一模型的截止数据为 1996 年。前者的边际消费倾向略小于后者(0.8937—1.0132=-0.1195);前者的前期消费系数略大于后者(0.5904—0.4710=0.1194)。这说明:工资收入增量中的消费增量比例,1997 年要低于 1996 年,也就是 1997 年工资收入每增加 1 亿元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量要比 1996 年减少 0.1195 亿元;而消费惯性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1997 年却要大于 1996 年,也就是 1997 年的前期消费支出每增加 1 亿元所引起的现期消费支出增量要比 1996 年增加 0.1194 亿元。由于消费习惯性本质上还是与以前的收入水平有关,因此模型(7)和模型(8)经递推可分别得到上海城市居民两个时期的动态边际消费倾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对消费影响的作用百分比以及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平均时滞(见表 5)。由表可见,根据 1979—1997 年数据测算的结果,城市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平均时滞分别为 2.1819 亿元和 1.4414 年(约 526 天),并且工资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在经过了约 4 期以后才达到 92.82%,影响速度比较慢;而根据 1979—1996 年数据测算的结果,城市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平均时滞分别为 1.9153 亿元和 0.8904 年(约 325 天),并且工资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在经过了约 2 期以后就达到了 90%,影响速度相当快。这说明从 1997 年开始上海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动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比以前有所趋缓——影响时间拉长,影响速度减慢;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们收入与支出预期的变化对其现期消费的影响作用。

表 5 上海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工资收入变化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化)

时间 指标	t+0	T+1	t+2	t+3	t+4	t+5	...	t+n
动态边际 消费倾向	0.8937 (1.0132)	0.5276 (0.4722)	0.3115 (0.2248)	0.1839 (0.1059)	0.1086 (0.0499)	0.0641 (0.0235)	...	0 (0)
累计边际 消费倾向	0.8937 (1.0132)	1.4213 (1.4901)	1.7328 (1.7152)	1.9167 (1.8211)	2.0253 (1.8710)	2.0894 (1.8945)	...	2.1819 (1.9153)
作用 百分比(%)	40.96 (52.90)	65.14 (77.82)	79.42 (89.55)	87.85 (95.08)	92.82 (97.67)	95.76 (98.91)	...	100.00 (100.00)

注:表中无括号数据为 1979—1997 年的测算结果,括号数据为 1979—1996 年的测算结果。

(2)由前分析可知,目前的供给结构还能基本满足上海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至少尚未出现城市那种供需脱节较严重的格局;同时,从收入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变动趋势看,城乡差别有所趋缓。在布朗的广义相对收入模型分析中也能证实这一点。与城市居民的收支变动关系形成反差的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动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还相对较小,而其消费惯性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则相对较大。但是,从1997年及以后的发展趋势看,这一情况已有较大改变。如下模型即可作出这一解释:

$$C_t = 0.3222C_{t-1} - 0.4658C_{t-3} + 0.0372y_t + 0.0622P_t + \varepsilon_t \quad (9)$$

(1.9920) (-3.8730) (7.8830) (5.3500)

$$R = 0.9996 \quad SE = 3.2098 \quad DW = 1.57 \quad (1979-1997)$$

$$C_t = 1.2386C_{t-1} - 0.0199P_t + \varepsilon_t \quad (10)$$

(42.33) (-1.25)

$$R = 0.9987 \quad SE = 3.9178 \quad DW = 2.14 \quad (1979-1996)$$

式中 C_t 、 C_{t-1} 、 C_{t-3} 、 y_t 和 P_t 分别为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前期消费、前3期消费、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根据1979—1996年数据构建的模型显示,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前期消费,前期消费对现期消费的影响系数高达1.2386,但根据1979—1997年数据构建的模型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惯性对其消费的影响作用已明示减弱,而其现期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作用却明显增强。模型还显示:前期消费和前3期消费对现期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222和-0.4658,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惯性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既有推进作用,又有牵制作用。当前3期消费比较大而前期消费比较小时,牵制影响作用大于推进影响作用;反之,当前3期消费比较小而前期消费比较大时,推进影响作用大于牵制影响作用。两者在不同情况下经相互抵销后,消费惯性作用趋降,收入影响作用趋升。

今明两年,随着以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战略的逐步实施,随着上海城市化率和人们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上海城乡居民的总体消费支出将保持一定的平稳增长速度。但是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若没有住宅商品化的全面启动和有效供给的及时推进,仍将维持负增长或低增长的发展态势。同时,随着失业率的持续高位盘整,随着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居民投资渠道的日益拓展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人们的收入与支出预期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收入与消费的风险意识较以前都有显著提高。集中的、排浪式的消费浪潮已成为过去,高、中、低各档次的多元化消费将成为今后若干年消费市场的主要特征。

参考文献:

1. 1978—1998年上海统计年鉴。
2. 唐国兴编:《计量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
3. 厉以宁编:《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邮编:200433)